

杭歌《遇见大运河》雅典上演,第一阶段世界巡演完美收官

当中国大运河,遇见希腊爱琴海

本报记者 陈淡宁

当地时间2018年1月23日晚上8点,雅典的室外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然而在位于市中心的希腊寰宇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 Hellenic Cosmos)的“安提戈涅”剧场内,此刻却温暖宜人,气氛热烈。

杭州歌剧舞剧院历时三年精心创作、采风巡演行程9万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传播剧《遇见大运河》,这一晚在雅典成功上演。

这也是《遇见大运河》世界巡演的第131场。在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下,于2017年开启的“世界运河之旅”,已成功在法国米迪运河、德国基尔运河、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河畔上演,而希腊正是第一阶段世界巡演的收官之站。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大使邹肖力在演出后评价说:“这是一部历史深厚、思想深邃、表演优秀的作品,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语言,展现了人类共同的思考。”



杭州观众对这出剧的内容已经非常熟悉了。剧中男主角是一位创作《遇见大运河》的艺术家,代表着现在的我们;女主角则是经历千年的那一滴水,她的喜怒哀乐都是运河的历史。男女主角的相知、相爱、相离,在呈现“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的同时,又生动展示了人与自然、当今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相互依存。

这出剧当晚在“安提戈涅”(Antigone)剧场上演,剧场的名字,取自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一位女主角。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安葬了反叛城邦的哥哥,因此被处死。

在世界戏剧发源地的雅典,前来观看的不少观众都是发烧级的戏剧爱好者,语言上的障碍丝毫没有阻碍他们理解这一出讲述中国大运河故事的歌舞剧。一位中国和希腊的混血儿,中文名叫陈钢龙的观众说,自己每周都有看戏的习惯,但这次演出仍让他感到惊艳。

据悉,《遇见大运河》是此次“2017中希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年”的闭幕演出。

在抵达希腊后,剧组先后与希腊的艺术机构进行交流访问,并在科林斯运河边进行了采风、快闪等实景演出。舞蹈演员们穿着剧中漂亮的服装,在运河畔起舞,每到一处都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剧的总导演、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表示,希腊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源远流长。数千年间,两种文明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塑造出相应的文化个性。两者同中见异,异中有同,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先驱。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在两国的巡演,即是一次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次文化遗产的传播交流。“在创作过程中,我遇见了大运河,冥冥之中感到她赋予了我一份使命——对传承发展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使命。这次来到文明古国希腊,感受了同样雄伟壮观的科林斯运河,更加笃定了这份使命感。”

舞蹈演员们在希腊科林斯运河前。

他写的考古故事有情有味,本周日郑嘉励做客钱报读书会

一座普通古墓葬背后,有着怎样的戏剧化命运

本报讯 上周,郑嘉励有一本新书《考古四记》正式上市。

郑嘉励是谁,如今应该不需要再搬出“考古界的网红”、“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这样的段子来介绍他了。

自从去年出版了考古散文《考古的另一面》(详见本报2016年6月20日A14版),又在“一席”上做了关于浙江南宋墓葬的演讲,这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者,已圈粉无数,他也经常出现在钱报记者关于墓葬考古的报道中。

钱报读书会第一时间邀请郑嘉励,在1月28日(本周日)下午2点,于晓风书屋·中国丝绸博物馆店,做一场新书分享会,讲讲很多人都感兴趣的“寻墓记”。

《考古四记》中的重头文章都是关于墓葬的,比如《史嵩之墓》、《黄岩南宋赵伯运墓发掘记》,还有《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全面还原了一座墓葬从发现到发掘的全过程,有情有味。

为什么要写墓葬?

郑嘉励说,对于坟墓,很多人会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但墓葬确实是一个非常戏剧化

的意象,它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实际上是把一个人逼在非常戏剧化的场景,一个有张力的环境中去拷问自己的生活。”

郑嘉励的研究方向,是宋代墓葬,尤其是南宋——在他以前,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东西值得研究,因为这些墓葬年代偏晚。而除了少数高规格大墓,多数情况下郑嘉励会刻意选择村野小墓,有些是无名无姓的平民墓,甚至是空墓——他最近正在写温州龙湾的明代英桥王氏家族墓地,就是一片空墓的故事。

郑嘉励的写作也是反其道而行的——绕开一些重大考古题材,偏偏在其他人都认为不重要、说不出名堂的地方,下工夫写出味道,开拓了考古界除考古报告、学术论文、科普文章之外的第四种文体。

“考古发掘的过程,会呈现出非常丰富的一面。讲文艺一点,我们连接着遥远的古代,又站在了当下经济建设的时代最前沿。在工作中,会形成许多对历史、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这些看法显然无法装进考古报告、学术论文里头,也无法装在科普文章里,很自然就需要一个出口。”郑嘉励这样说。

比如《妾之命运》,讲到郑嘉励的同事刘建安在温州瓯海发掘的一批明墓,当地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挖掘机在身边轰鸣,现场一片狼藉。郑嘉励把墓葬材料整理出来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一对夫妻墓,边上还附葬一个小妾,而这个小妾是墓主人62岁以后娶的。剧透到此,已经可以脑补各种故事,请大家自己看书。

郑嘉励的笔触,落到了文物背后那些小人物的命运,行文简洁而克制。“我的写作趣味,是怎么形成的,我也搞不清,但个人感觉,可能受到了侯孝贤电影的影响。”

2000年前后,他看了《童年往事》,一个人看着流泪。“没有大事件,也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在舒缓的镜头下,情绪一点一点酝酿,最后彻底击中我们内心最软的那一部分。”

新书也收入了郑嘉励纪念考古前辈牟永抗的文章,首发于《钱江晚报》。“他们那一辈人,筚路蓝缕,开创了很多的考古领域。我希望退休的时候,也能够被认为是浙江考古某个领域的开拓者,这是对我职业生涯最高的褒奖。”郑嘉励说。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